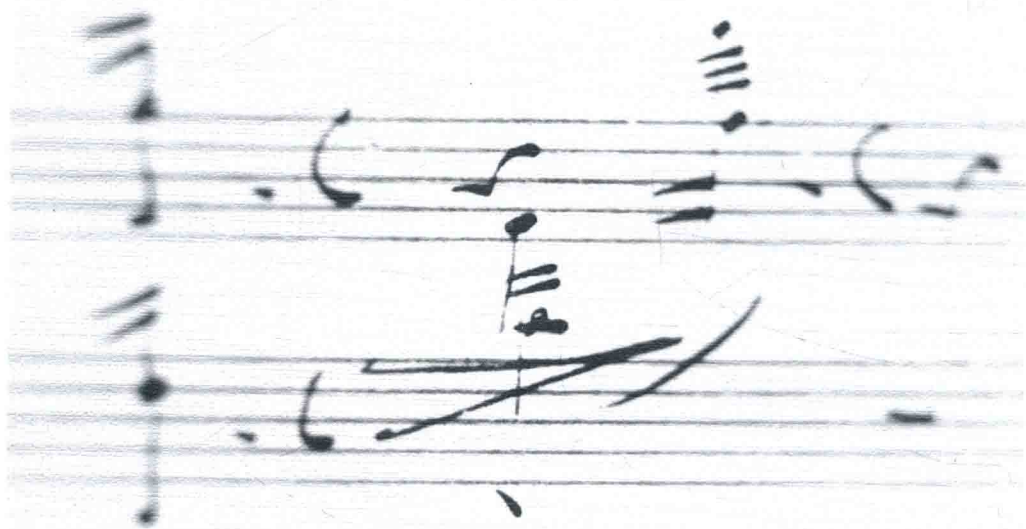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爱·摩·福斯特的 小说节奏研究

E. M. Forster



张福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音乐符号与表述卷

霍·摩·福斯特的 小提琴奏鸣曲

（第二版）



（第四版）

中国音乐学院出版社

爱·摩·福斯特的 小说节奏研究

E. M. Forster

张福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摩·福斯特的小说节奏研究 / 张福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 - 7 - 5203 - 0717 - 8

I. ①爱… II. ①张… III. ①福斯特(Forster, Edward Morgan 1879 - 1970)—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264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 芳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65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20 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兼文评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 一直以来在海内外文坛享有盛誉, 自然也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青睐。有鉴于此, 有关福斯特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不胜枚举。在很大程度上, 与其他著名的英国现代小说家一样, 诸如詹姆斯·乔伊斯、D. H. 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 福斯特也是颗闪亮的明星, 永远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虽然福斯特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 严格地讲, 始于 20 世纪末或 21 世纪初, 但是近些年来福斯特在国内学界的热度急剧升温, 他的作品不仅开始吸引着众多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目光, 更是受到很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追捧。短短的数年间, 有关福斯特的研究成果纷至沓来, 实乃有些让人眼花缭乱, 令人欣喜!

在这样一股“福斯特热”的大潮中, 笔者也深受鼓舞并毅然决然地加入其中, 成为福斯特“弄潮儿”的一员。经过数年的静心研读和潜心研究, 笔者在福斯特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点点成绩, 近年来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已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 为丰富国内福斯特研究做出了一点微薄贡献。在研究福斯特的文学作品过程中, 笔者发现福斯特的最大文学成就莫过于他提出的小说节奏理论以及在其小说创作中的成功运用。然而, 迄今为止, 人们并未对其小说节奏进行过全面而系统的探究, 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更为令人遗憾的是, 迄今无人对福斯特的小说节奏学说加以补充和完善, 而是仅仅局限于运用福斯特本人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提出的“简单节奏”和“复杂节

奏”对其作品的节奏进行解读，这似乎远远不够。正是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之下，笔者尝试借助当代认知理论和叙述学相关理论，把福斯特的二元节奏学说扩展为四元节奏学说，并以此为切入点对福斯特的主要小说作品展开系统的研究，而本书就是该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该研究能够得以顺利进行，一方面归功于我的博士生导师李建波教授的精心指导，另一方面得益于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的经费支持。希望该研究成果能为国内福斯特研究添砖加瓦，但由于笔者学疏才浅，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同人不吝赐教。

张福勇

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5年10月20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福斯特的小说节奏及其研究现状	(5)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7)
第二节 福斯特的小说节奏说	(19)
第三节 对福斯特小说节奏学说的思考与补充	(26)
第二章 福斯特小说的简单节奏	(30)
第一节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简单节奏	(31)
第二节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的简单节奏	(44)
第三节 《最漫长的旅程》的简单节奏	(53)
第四节 《霍华德庄园》的简单节奏	(65)
第五节 《印度之行》的简单节奏	(84)
第三章 福斯特小说的复杂节奏	(112)
第一节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复杂节奏	(115)
第二节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的复杂节奏	(119)
第三节 《最漫长的旅程》的复杂节奏	(124)
第四节 《霍华德庄园》的复杂节奏	(132)
第五节 《印度之行》的复杂节奏	(139)

第四章 福斯特小说的叙述运动节奏	(152)
第一节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叙述运动节奏	(153)
第二节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的叙述运动节奏	(162)
第三节 《最漫长的旅程》的叙述运动节奏	(169)
第四节 《霍华德庄园》的叙述运动节奏	(188)
第五节 《印度之行》的叙述运动节奏	(201)
第五章 福斯特小说的叙述重复节奏	(216)
第一节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叙述重复节奏	(216)
第二节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的叙述重复节奏	(224)
第三节 《最漫长的旅程》的叙述重复节奏	(230)
第四节 《霍华德庄园》的叙述重复节奏	(236)
第五节 《印度之行》的叙述重复节奏	(245)
结语	(256)
参考文献	(262)

绪 论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 是一位闻名遐迩的英国现代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 其文学成就以及文学地位堪与 D. H. 劳伦斯、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齐名。他是把音乐术语“节奏”用于小说批评的第一人, 并因此给小说批评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小说节奏。自从 1927 年他的评论文集《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 问世以来, 福斯特作为著名小说评论家的地位变得更加牢固; 他提出的小说节奏概念被一些评论家视为是对小说艺术的最杰出贡献。虽然“节奏”无处不在——世间万物皆有其节奏, 而且人们熟知诗歌与音乐中广泛存在节奏, 但意识到“节奏”在小说中的存在却始于福斯特。因此, 正是由于他的这一重要发现, 使得我们能够透过一种全新的视角对小说的艺术层面进行鉴赏和分析。

福斯特认为, 艺术作品 (包括语言艺术作品) “是创作者赋予其生命的独立存在体, 并有着自身的内在秩序”, 而且这种内在秩序“是从其内部衍生形成, 而非从外部所强加进来的; 它是一种内在的平衡, 一种极其重要的协调性……” (Forster 1951: 97) 由此, 福斯特坚信: “小说往往会在音乐里找到和它最接近的、与之相应的东西” (Forster 2002: 435)。在亚木纳·普拉萨德 (Yamuna Prasad) 看来, 福斯特对音乐与小说所做出的类比是“他对小说艺术的最伟大贡献” (Prasad 2004: 15)。他的节奏说, 连同他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对小说其他六个“面”所提出的见解, 无疑可被用作探究其

小说创作实践的重要理论指导。

不同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主张从“外部”构建精美的图式以取得作品的艺术美感，福斯特更倾向于采用来自“内部”的节奏去获取艺术美感。他在《小说面面观》中把节奏界定为两大类型——简单节奏（Easy Rhythm）与复杂节奏（Difficult Rhythm）。所谓“简单节奏”即是一种音乐节奏，用福斯特自己的话说，就是音乐中的“diddidy dum”，这种节奏“我们都能把它听出来，而且照着它打出节拍来”（Forster 1927: 164），在小说中这种节奏是以词句、意象或象征为主旨的形式呈现出来。所谓“复杂节奏”，它是指“各乐章之间的关系——这种节奏有的人能够听得出来，但无人能够打出节拍”（Forster 1927: 164），在小说中与之对应的是结构节奏以及开放式结尾。该种类型的节奏能够在读者读完小说之后使其获得“一种更大的存在”（Forster 1927: 169）。以福斯特的节奏说为依据，本书对他的五部主要小说，包括《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1905）、《最漫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 1907）、《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 1908）、《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 1910）以及《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 1924），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探讨，侧重分析小说中“简单节奏”的黏合作用以及音乐效果和“复杂节奏”的扩展性。具体地讲，“简单节奏”部分主要聚焦以词句、意象、象征为主旨的“重复加变化”（repetition plus variations）对故事细节的黏合作用以及对主题的整合作用。研究表明，这些主旨的系统性重现，宛如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的《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范陀义的乐曲的重复出现，能够使小说从内部缝合起来，最终取得了艺术美感。而“复杂节奏”部分主要探究小说中由各“乐章”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内在联结或和谐的内在秩序以及小说的开放式结尾所产生的扩展性效果。当小说的形式结构获得节奏性的构建时，它便“近似于交响曲的壮丽结构”（Rukun Advani 1983: 140）。这种交响乐式的结构节奏有助于创建作品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使之成为一个合成体——一个崭新的东西。与

此同时，对开放式结尾的讨论着眼于其扩展性效果：当人们读完小说时，其扩展性使之超越小说本体成为“一种更大的存在”（Forster 1927: 169）。

然而，小说中的节奏不仅仅只有福斯特所提出的“简单节奏”和“复杂节奏”两种类型，实际上还有其他类型的节奏存在，比如，像音乐中律动与休止音形成格调并通过重复产生节奏一样，在小说中“描写性停顿”（descriptive pause）和“省略”（ellipsis），“戏剧化场景”（dramatic scene）和“概括”（summary）之间的反复更迭交替同样可以产生节奏（Genette 1980: 86—112）。这四种叙述运动可用于研究小说的叙述节奏，因为它们的连续性和交替性关系宛如奏鸣曲、交响曲或协奏曲中由连续音和交替音所形成的关系一般。研究发现，福斯特的小说缺乏“描写性停顿”叙述运动（narrative movement），而更多的是“戏剧化场景”和“概括”两种叙述运动。为此，本书主要聚焦该两种叙述运动的更迭交替所形成的叙述节奏。在热内特（Gérard Genette）看来，“戏剧化场景”和“概括”两种叙述运动的交替关系构成“详尽的场景和概括之间的速度对比，它几乎总是反映了戏剧化与非戏剧化之间的内容对比……一部小说的真正节奏[……]因而是有着等候室和联络人作用的非戏剧化概括与在情节发展上有着决定性作用的戏剧化场景之间的更替”（Genette 1980: 109—110）。研究结果表明，福斯特的小说含有丰富的戏剧化场景与概括间的更替，而且他的每部小说中两者更替的频率随着故事情节以及主题的发展而变化。

事实上，无论音乐节奏还是小说节奏都是通过某种样式的重复而创造出来的；在乐曲中节奏是由乐音的反复重复而形成的，但在小说中节奏是由叙述表达的重复而构建的。如此理解的话，小说节奏可用热内特在《叙述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1980）一书中提出的“频率”（frequency）进行诠释，尤其是适合运用“叙述 N 次发生 N 次的事件”和“叙述 N 次发生 1 次的事件”两种叙述重复来解释节奏。如果这些叙述重复得以匀称地设置，可以建立一个由被叙述事件（故事层面）和叙述表达（文本层面）表现出

来的重复关系体系。这种关系体系可以在小说中建立一种具有节奏性的叙述样式。有鉴于此,对福斯特小说的叙述重复节奏(rhythm of narrative repetition)的分析不仅必要,而且很有意义和富有成效,因为本书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揭示福斯特小说的节奏性叙述样式,使我们能更好地鉴赏其小说的特性和艺术美。

简言之,本书是以福斯特的“简单节奏”和“复杂节奏”理论以及热内特的相关叙述学理论为指导展开对福斯特小说的节奏研究。本书得出的结论是,作为小说家,福斯特的最杰出成就之一体现在他对不同类型节奏的精湛创造上,这无疑使福斯特的小说获得了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那样把小说从内部缝合起来的艺术效果,而且还通过叙述节奏的巧妙运用,构建了独特的节奏性叙述样式,增强了小说的艺术美感。尽管福斯特小说中每一类节奏都在增强作品的节奏效果及其艺术美感方面起到了各自应有的作用,然而,这四类节奏——“简单节奏”“复杂节奏”“叙述运动节奏”“叙述重复节奏”——结合起来所建立的既复杂又匀称的节奏样式体系赋予他的小说交响乐特质^①,使我们阅读他的小说就仿佛在聆听贝多芬或瓦格纳的乐曲。难怪福斯特最钟爱贝多芬和瓦格纳,同时他也是这两位音乐大师的精神继承者。

^① 参见张福勇、王晓妮《论 E. M. 福斯特小说的“交响曲式”复杂节奏》,《东岳论丛》2014 年第 8 期。

第一章 福斯特的小说节奏及其研究现状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作为一名小说家，福斯特是“20世纪英国文学界与劳伦斯、乔伊斯以及伍尔夫齐名的一个耀眼明星”（Gardner 1973: 1）。福斯特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但他的成长期和创作生涯主要处于爱德华时代^①和乔治时代^②。作为一名小说家和文评家，福斯特享有极高的国际声望。虽然他的寿命远长于同时代的大多数英国作家，但不知何故，他的小说创作却远不及同时代的许多英国作家那么丰硕，比如D. H. 劳伦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福斯特一生只创作了六部完整的小说和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北极夏日》（*Arctic Summer*, 2003）。尽管福斯特没有能够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创作出更多的小说，但是他对英国现代小说的依然贡献巨大。实际上，他的小说深受人们的广泛喜爱，有的被翻译成许多不同的语言，有的被搬上荧屏并享有盛名。由此，福斯特作为伟大小说家的国际声望愈加高涨，愈加广为传播开来。

① 人们对“爱德华时代”一词的界定迄今尚不一致：有些人认为是从1901年至1910年英国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有些人认为是从颓废派文学末期（1868—1901）到1914年 *Craze* 杂志创办之时；还有些人认为是从波尔战争（1899—1902）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请参见李建波《跨文化障碍的系统研究：福斯特国际小说的文化解读》，《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② 乔治时代是指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从乔治七世手里继承王位并于1910—1936年统治英国的时期。该时期英国内受宪法危机之扰，外受政治危机之困。1911年乔治五世成为出访印度的首位英国君主。他的造访预期着福斯特的首次印度之行（1912—1913年）。

虽说福斯特的三部早期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最漫长的旅程》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在出版时颇受好评，但他作为小说家的声望只是在1910年他发表了第四部小说《霍华德庄园》之后才开始日益高涨起来，并在1924年出版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印度之行》后达到了巅峰。福斯特作为一个小说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所享有的广泛赞誉，可以从以下人们对他的评价中窥见一斑：他被称为“英国最伟大的尚健在的小说家”（Wilde 1964：9）；他是“一位有着惊人原创性的小说家”（Gardner 1973：3）；他是“最伟大的活着小说大师”（转引自Prakash 1987：39）；他是“唯一尚健在的小说家，其作品值得我们反复阅读，而且在每次读完之后，很少作家的作品能像他的那样，在读完的最初几天后，给我们一种学到某些东西的感觉”（Trilling 1971：7）；等等。

福斯特的小说在寓意上如此丰富深刻，在艺术技巧上如此精美复杂，每次读来都不免给我们“一种学到某些东西的感觉”（Trilling 1971：7）。尽管与同时代的英国小说家相比，如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冲破文学创作传统方面而言，福斯特是位略微逊色的实验性小说家，然而他的小说，正像格朗松曾断言的那样，“建立了一种亲密关系……[使其]在现代英国小说中具有独特性”（K. W. Grandson 1962：117）。由此，日安·卡瓦列罗（Gien Cavaliero）得出的结论是：福斯特“在一般意义上要比康拉德、劳伦斯、乔伊斯或者波伊斯^①更受人们喜爱”（转引自Prakash 1987：5）。

尽管如此，像20世纪早期的大多数英国小说家的作品一样，虽说当今已被视为经典，但福斯特的小说很晚才真正得到人们的认真关注。实际上，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的小说始才受到世人的广泛注意。大致来讲，乔伊斯的作品、劳伦斯的作品以及康拉德的作品也大都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逐渐升温。然而，与以上三位作家相比，福斯特似乎有些特殊和不同，因为乔伊斯、劳伦斯以及康拉德

① 波伊斯（Theodore Francis Powys, 1875—1953）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其主要作品是小说三部曲：*Mr Weston's Good Wife*（1927），*Kindness in a Corner*（1930）和 *Unclay*（1931）。

通常都被认为是晦涩难懂的作家，而福斯特却被看作守旧的、简单的作家，因而显得不够现代不够超前，比方说，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相比。之所以要与伍尔夫比较，是因为他们都关注人际关系，同时还因为他们对剑桥或布鲁姆斯伯里社团^①传统都持有相类似的艺术观和文化价值观。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在大多数早期的福斯特评论家看来，福斯特的小说，若与乔伊斯或劳伦斯的小说相比，呈现出来的更多的并非创作技巧上的复杂性问题，而是“源自于他的天赋本性中那些令人困惑以及模糊难解”的问题（转引自 Stape 1945：24）。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其他一些评论家，如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 1888—1923，新西兰作家）、爱德华·尚克斯（Edward Shanks, 1892—1953，英国作家及评论家）、理查兹（I. A. Richards, 1893—1979，英国评论家及文学理论家）、彼得·巴拉（Peter Burra, 1909—1937，英国作家及评论家）、多萝西·霍尔（Dorothy M. Hoare, 1901—1972，英国评论家）、罗斯·麦考利（Rose Macaulay, 1881—1958，英国作家及评论家）、利维斯^②（F. R. Leavis, 1895—1978，英国评论家）、布朗（E. K. Brown, 1905—1951，加拿大作家及杂志编辑）、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 1899—1986，美国随笔作家及评论家）和莫顿·扎贝尔（Morton D. Zabel, 1901—1964，美国杂志编辑及评论家）等，他们几乎都确认

① 布鲁姆斯伯里社团，亦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Group），位于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区，活跃于 20 世纪早期至 30 年代。该社团主要基于剑桥大学学生间的友谊，由一些艺术家、作家、经济学家、艺术评论家构成，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地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其主要成员包括：Virginia Woolf（作家）、Vanessa Bell（艺术家）、Duncan Grant（艺术家）、Clive Bell（艺术评论家）、John Maynard Keynes（经济学家）、E. M. Forster（作家）等。

② 利维斯大概首先指出福斯特的小说是两种风格和意图的奇特结合体，一种是与神秘主义有关，另一种是与风俗有关。这两种不同样式往往同时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但在某种程度上彼此之间不相协调。请参见利维斯的文章“A Passage to Forster: Reflections on a Novelist” published in *The Forum* (LXXVIII, December 1927)。

了这一点,发现福斯特作品的意义含混不清,充斥着不确定性,而且在其意图上和效果上都存在分歧。后来,人们开始采取新的方法对福斯特的小说进行研究。研究表明,福斯特的特性,无论是在他的才智方面还是在他的小说创作手法方面,都远比人们原本认为的要复杂和富有现代性。某些评论家已经意识到并探讨了福斯特作品的复杂性及其写作方法的创新性,尤其体现在他的最后两部小说中(即《霍华德庄园》和《印度之行》)。利维斯探究了福斯特与简·奥斯丁之间存在的可能联系^①;李·埃尔伯特·霍尔特(Lee Elbert Holt, 1912—2004, 美国学者及教师)探讨了福斯特受到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影响以及他们的联系。然而,福斯特与马赛尔·普鲁斯特的联系尚没有人直接探讨过,只是福斯特本人在其《小说面面观》中提及。《小说面面观》是一部现代小说艺术的重要文献,可是,正如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 1932—2000)所指出的那样,“这本书作为现代文学艺术的一个陈述的重要性”(Bradbury 1966: 2)一直到1950年才被E. K. 布朗意识到。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对于福斯特而言,是个重要的时期,因为在此期间他不仅受到了广泛关注,而且也牢固地确立了他的文学地位:作为最伟大的英国现代小说家之一,福斯特跻身于劳伦斯、乔伊斯和伍尔夫之列。

1934年,彼得·巴拉首先注意到了福斯特在其小说中对节奏的精妙运用。在他的评论文章《论福斯特的小说》中,巴拉指出,福斯特的小说是艺术精湛的艺术品,而且它们的艺术效果主要取决于以主旨^②形式对节奏的精巧运用。虽然巴拉没有对节奏在福斯特小说中

① 详情请见利维斯的文章“E. M. Forster” in *Scrutiny*, VIII, No. 2 (September 1938)。事实上,该文原本是利维斯对罗斯·麦考利的著述 *The Writings of E. M. Forster* 撰写的一篇评论。

② 主旨(Leit-motif)属于音乐术语,指乐曲中的某个旋律段子或乐句,尤其是在瓦格纳的歌剧中,与某个人物、情景或元素相关联。在小说作品中,主旨指的是反复出现的中心思想。根据彼得·巴拉的解释,通过与先前的出现发生联系,“主旨的每一次再现都聚集意义”。详情请见 Malcolm Bradbury, ed., *Forster: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1966: 26。

的功能做进一步的探究和分析，但是他的这篇文章让福斯特深感高兴，以至于他不仅把该文作为大众文库（Everyman Library）版本的《印度之行》（1942）的“引言”，而且还把巴拉视为具有很高敏锐性的评论家^①。在《论福斯特的小说》中，巴拉还指出了福斯特能够成功地把他的小说创作成优秀的艺术品的原因：“他对诸如图式和节奏等特性给予了特别关注”（转引自 Bradbury 1966：25）。除此之外，巴拉还进一步指出，在福斯特的小说中地名与建筑物名称的运用恰如其分地成为与反复出现的思想相联系的象征。正是这些地名的运用成为“他作品的架构”（转引自 Bradbury 1966：27）。用巴拉的话来说，福斯特在小说中使用的这种手法正是“古典统一性的现代对应物，是一种具有最大价值的发明，有着全部的古典优势，而无任何的严重局限性”（转引自 Bradbury 1966：27）。尽管巴拉没有在此基础上对福斯特小说的节奏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探究，但是他至少正确地指出了节奏的运用对取得完整性的艺术效果的重要性，同时还指出了福斯特在小说中运用节奏的艺术手法是小说写作领域的“一种具有最大价值的发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巴拉对福斯特的小说节奏所给予的关注并没有因此引起其他评论家的重视。

福斯特研究真正开始进入繁荣期，是由于罗斯·麦考利（Rose Macaulay）的《爱·摩·福斯特的作品》（1938）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的《爱·摩·福斯特》（1943）等研究专辑的问世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福斯特的声誉因《爱·摩·福斯特的作品》而与日俱增，并且因《爱·摩·福斯特》的出版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特里林的《爱·摩·福斯特》被认为是“福斯特的评论史上最有价值的一本书”（Duckworth 1992：16），同时也是福斯特在美国“流行起来的原因”（Gardner 1973：7）。

E. K. 布朗于1950年出版的名著《小说的节奏》，从严格意义上讲，是真正激发人们对福斯特的小说节奏进行高度关注的关键。布朗

^① 福斯特说道：“我非常高兴和自豪地重读了这篇文章，因为 Burra 看到了我所努力尝试的东西……”请参见 Malcolm Bradbury, ed., *Forster: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1966: 21.